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 <https://git.io/fgma88>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http://www.minghui.org)

## 广东汕头市法轮功学员蔡秀花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轮功学员蔡秀花，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晚上贴真相传单，被跟踪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晚上，蔡秀花因为在澄海城区贴了几张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受谎言毒害的人拍到车牌号码，恶意举报到澄海区国保。

蔡秀花当时开的车是儿子王剑书的。汕头市澄海区国保、澄海区澄华派出所、澄海区广益派出所几十个警察窜进王剑书家，将他绑架、抄家，没抄到什么。王剑书被澄海区国保非法拘禁一天两夜后回家。

蔡秀花也同时被澄海区国保绑架。第二天，汕头市龙湖区国保、龙湖区外砂派出所又抄了蔡秀花与她丈夫位于外砂的家。

蔡秀花今年七十多岁，二十多年前身染沉痾，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无病一身轻，二十多年来从未吃过一粒药。

自中共邪党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蔡秀花一家多次遭受迫害与骚扰。蔡秀花丈夫与儿子都是从事书画艺术工作，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中共邪党对蔡秀花老人一家的迫害激起了知情民众的义愤。

蔡秀花现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在此呼吁有良知的正义人士帮助蔡秀花与她一家。◇



## 拒绝洗脑转化 广州会计师张春河遭关押四月余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州市增城区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会计师张春河女士，因坚决抵制中共在“清零”行动中的强制洗脑转化，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被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八月初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据悉，张春河最近出现低血糖症状，情况比较危急。

张春河女士，一九五九年二月出生，家住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自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在亲人、朋友、同事心目中她总是那么温和、善良、是公认的好人。

在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二年中，张春河女士曾屡次被骚扰，五次被绑架。被劫入戒毒所，强制洗脑超过半年；遭非法劳教一年；遭非法判刑三年。

丈夫不堪压力与她离了婚。张春河还遭受着增城区荔城街道、兴发居委人员的无休止骚扰。

二零二零年十月开始，在中共发起的“清零”行动中，荔城街道综治办黄杰纯、兴发居委书记刘智、长寿寺主持悟真法师等人相互勾结，对张春河进行了长达两个多



月的强制洗脑迫害。张春河坚定修炼大法，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者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洗脑失败，他们恼羞成怒，以张春河向他们宣传法轮功为借口，将她恶告。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晚八点多，张春河在家里被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十多人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

张春河家住七楼，据了解到的情况，当时，先有几个便衣上楼，其中两人出面，说是收垃圾费的，骗楼下保安开门，再以核酸检测的名义，欺骗张春河把家门打开，非法入室。之后，才有穿着警服的警察陆续上楼，大约上去十多人，将张春河绑架带走。

张春河被绑架后，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封条上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西园派出所封”。

增城区公安分局将从张春河家中非法查抄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等作为所谓“证据”，对她构陷。

五月十七日，张春河被增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七月六日被构陷到增城区检察院，八月初转到海珠区检察院。◇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 余梅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的药物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省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余梅，累次受迫害，在中共监狱、洗脑班里共计度过了至少十年，二零一六年八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头发全都白了，前门牙齿被打掉了三颗，出狱前遭受药物迫害，出现：头部、脑神经疼的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象颗炸弹象要把她的脑袋炸开……

余梅，54岁，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全身顽疾不翼而飞，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更主要的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做事，处处与人为善，身心得到极大的改善。

仅仅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余梅曾经三次都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她丈夫担惊受怕，抑郁成疾，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含冤离世。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余梅与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市区内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四年，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下面是余梅讲述她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的部份药物迫害：

二零一六年我被恶人构陷，二零一八年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里，我还承受着百般凌辱中最恶毒的一种药物迫害，并亲眼看见法轮功学员被药物迫害。那里的犯人如果病了或者病的很重，还须要报告各级和各种申请都得不到几粒的救命药丸。而我们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一个哈欠，或咳了一声，狱卒命令：马上上来四、五个包夹把我们拖出去让狱医所谓的量血压等有意捉弄，好端端一个人被捉弄完了，就拿来大把不明药物，上来三、四个包夹压脚压手压头的全上阵。

有几次因我不小心咳了一小声，狱警听到就说你感冒了，命令三、四个包夹，她们一拥而上，拿来大把不明药物，有压头、压脚、

压手的，拼命的给我灌，把我呛得窒息。如果药物被灌入肚子后，片刻就会感到全身难受、或恶心、呕吐、头昏眼花。给我灌完药后，又说不听话好好吃药，把衣服身体都弄脏了，来给你洗个澡。

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她们穿着棉大衣都打冷战的情况下，就把我拖到水龙头那儿，从头到脚淋冷水。把我整得奄奄一息，或她们都累了才消停。

在那个魔窟里，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前身体有过什么病或家庭情况如何、甚至你家庭成员与谁关系好坏、干什么工作的、或某人娶大爱小了等等，警察们都了如指掌。

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当地恶人多次的迫害，所以他们上下勾结、合伙、互通有无，好用来针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情况来迫害。

在监狱里，我看到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长时间的迫害，吃不饱或不给吃、不让睡、灌输歪理邪说，或强迫“转化”，造成心情压抑，神情呆滞，面黄肌瘦或面眼浮肿。她们无奈地排着长长的队，被强迫着吃不明药物。每天都这样，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中。

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陈海霞，修炼前她得宫外孕，没钱医治，面黄肌瘦，险些丧命。修炼二十四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丸，她红光满面，无病一身轻，她对大法感恩不尽。家人、亲朋好友和四邻村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善良的她受益了，就想把她在大法中的受益分享给人们，好让在病痛中受难的人们也受益于大法。就这样，陈海霞多次受到邪党人员的迫害，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进进出出，受尽人间地狱之苦的凌辱。但不管她身在何处，她都守住善良，不配合恶人做坏事。这样的好人，她现在就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不明药物的惨烈残害。好端端的她，被每天、每次灌一大把不明药物。在药物的残害下，她血压上

升到两百多的高压，甚至反出二十多年前的病症来，下身出血不止，她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给饭吃、不让休息的摧残，她整个人都变了样，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处境。

再说我在那里，将要结束冤狱的最后一个月里，感觉自己身体突异常，从没有过的这种状态，并带有阵发性的头痛，断断续续的痛，椎骨至头部神经紧绷，有时头脑模糊，记忆力明显减退，心慌意乱，不由自主。直至回家的第一个月，发作时间急速增加。可是二、三个月，还是越演越烈，头部、脑神经疼的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感觉生命到了尽头，夜里疼得无法入睡，幻觉中，缩聚在我身上的那几年刑罚、酷刑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分分秒秒承受，象颗炸弹象要把我的脑袋炸开，要把我炸的粉身碎骨。我承受到了极限。

有二、三次我发现排出的大便很不正常，我套上胶手套在大便里捏出很多灰色粘滞的怪物。我回想自己这段时间除了三餐吃饭，没有吃过其它杂食，怎么会这样了？

这一切不得不使我联想到，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魔窟里回家三、四个月就不明不白的死去或疯去，这说不定就是出狱前被恶人实施药物迫害所致的。据我所知，前几年，广东省、佛山市、湛江市、廉江市就有五位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家几个月就三死二疯。疯的那位我就亲眼看到，坐那都叫喊着“有毒”，发作时烦躁不安，拔头发、不停的抓身体，痛苦不堪，很是可怜，真是催人泪落。

在我身体里停息下来的几天后，市政法部门来人看望我，问我身体还好吗？让我感到满头雾水，这些人怎么又关心起我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关心我，他们说得上头打电话叫他们来看的。◇